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二

南直隸十

游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慧山二泉亭記　鄒廸光
游慧山記　胡胤嘉
記惠山　王世貞
記惠泉　袁宏道
游惠山詩引　蘇軾

賨乳泉記　翁挺
常州雩泉記　蘇軾
游華山天池記　孫覿
毘陵東山記　韋夏卿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王世貞
安氏西林記　王世貞
竹溪記　唐順之
蘭墅後記　董其昌
馬汰沙看月記　王穉登

毗陵看月記　王穉登
游江陰三山記　朱德潤
南嶽銅棺二山記　都穆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游張公洞記　尤袤
游張公洞記　沈周
游玉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荊溪游記　王世貞
游張公洞記

玉女潭諸游記

游善權洞記

遊慧山寺記

唐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

下濟白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東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嶔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隴山或云鬬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之合沓然鬬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因而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

洞穴潛通包山共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荅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屭贔龠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纑塘一名

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眇皓之色彼耶溪
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
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
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洎江陰北淹晉
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
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王歇於吳之
故墟即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
不勝滓噪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
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

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紆四十餘里雖中峯有叢
篁灌木餘盡古石欹崒而已凡煙嵐所集發于蘿薜
今石山横亘濃翠可掬昔周桂史伯陽謂之神山豈
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俗所
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
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丘丹徒之鶴林錢塘之
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
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
海虎丘平眺郡國以爲雄則曷若兹山絕頂下瞰五

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覗可矣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鍾鼎㫤㫤爗爗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鍾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世之洪汪云

遊慧山寺新泉記

唐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眞儒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之築之乃飾乃圬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爲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他境其泉伏湧潛泄潗潽舍下無沚無竇蓄而弗

汪深源相地勢以順之水性始發壑袤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酒乳噴及於禪床周於僧房灌汪於德池經營於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惰者勤學道者堅固境淨故也余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重修二泉亭記

梁溪鄒廸光

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爲第一，而惠山二之，虎丘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𨺗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而虎丘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滙，池僅袤丈，而大浸無加，爍石不減，囦淪鮮滉，潝潗凛冽。洼㵎蓄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貧士醵錢以輸官家，置郵而遞，舠艑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

候朱繩轆轤聲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冰洞一見旋從洞底潛滐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亭焉亭外爲墀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積歲之久石以磔裂階除沕嵾水且受黦曩昔困淪鮮滉瀁潗澟冽之態未免小貶而亭亦垂敗不可復支余有虞焉一日與華君德元言之君亦汲汲有概於中乃捐錢二十緡爲石工助而費予行事予乃聚木石集瓦甓鳩羣工命斧授鋪以漸脩舉先墀次亭次漪瀾堂次堂前方

沼次塞屏不兩月而有墀坦然有亭屹然有堂軒然有沼呀然有屏翼然耳目一新而泉亦不受黜兩池之間雲精湑潾水碧晶漾天漿月露品味殊絶矣既成予與客把盞亭上而樂之客謂予曰惠泉之名昔讓金山乃者第五名不減驃騎茲泉亦大有遇哉予曰固也然物有遇有不遇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金山泉潛處江心冥涬相結太虛爲舍濟淵客而傷冰夷匿形遁景於驚濤駭浪之中傲然自尊而不輕示人以一勺人亦不敢以一勺求之其爲體甚

逸而爲品甚貴若二泉者不宅虛而宅囂不避客而骫客冰資呈露玉質宣洩旦暮寒燠人僕僕焉求之而已僕僕焉應之環梁溪而居者不獨用以烹酪奴釀麴生入玄羹炊玉粒一切洗瘢滌垢之事咸所不外即予菟裘中若池若渠若潭若溝洫若庖湢所用靡非二泉也者噫亦勞甚矣自勞則不自貴矣亦猶夫人者夸毗馳騖則勞而衡門尚羊則逸拖金紆紫爲人役則賤而枕石漱流不受人役則貴孰謂江湖不如魏闕故曰遇而多累則遇固不若不遇也予方

爲斯泉惜。而子乃爲斯泉幸耶。客曰誠有之弟子言一出。二泉行且減價。非惜之。寔貶之。而毋亦斯泉之不幸乎。相與一笑而出。

游慧山記

武林胡胤嘉

十八日至慧山尋鄒氏春申第一澗澗在慧之前麓與王家園踦立長廊密閣曲徑朗軒梁溪一佳麗也遶池皆廊一往欲迷如蝸鼠繚繞乃得出余謂之迷園徑取偪仄無寛地平林以爲游恣其廊之紆回皆繞垣爲之廊盡而趣亦畢登高招望見垣如格子眼及所擬爲睥睨者無遠峰莽蒼可眺也王家園爲慧園之嬌雖巳頹廢大木百圍可隱可據西角一亭又

坐領慧山之秀鄒弗能過也因携茶竈就泉烹之一
洗塵鞅中冷終古沉没而此泉擅第二之號浸饒四
方纓繻餅罍提汲無盡其有幸不幸耶然泉久苦屑
擊似有熟氣兼入世味不若吾黃崔泉之有遠韻也
非作情之言會心茶理者當自知之無回云此泉何
以得佳余曰鑿井多着鉛錫瀏然欲清子從其母也
慧舊名錫山水之所生安得不佳自漢末不復產錫
又古銘云有錫兵無錫寧故以無名云
虎丘以石勝慧山以泉勝二山皆似有熟氣而入

世味非休復曠懷遠韻不能拈出

惠山記

吳郡王世貞

惠山無錫之北山也一曰慧山去邑五里而近自西神之稱見於周聃枕中記而山之泉其勝啓於唐故太尉李文肅公紳文肅抗節逆錡不死歸而稱疾以卧山之舊墅飲泉而甘之由侍從至拜相領鎮必郵致茲泉以從自陸羽品天下水有第二之目即忌文肅如張又新者能排其人爲端州之貶而不能少貶茲泉而爲三凡水之號第一若金山之中泠與康王

谷之水簾瀑時相爲勝負而茲泉之第一故自若也於是山之名因以益著其地雖無岸崿瑰異之壯與窅窱徑庭之深可以駭動心目而奇石幽澗美箭嘉木在在不乏精藺甲墅碁布於山之前後而陸羽之所重以爲能韻泉之勝者茗茗則南天池而北陽羨能發茗之織者泉泉則無過於惠而味苦勺清之士所不能不旦夕往矣且其地最號爲近郭而又饒水樓船鼓吹夷猶於烟波花月間蓋不必抵茲山而後謂之游以至皇華之率使郡邑之沿檄而行旅之濟

遊者稍一移棹而至亦不必盡味苦句清之士而後
謂之游客也

記惠泉

公安袁宏道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到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齅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汩汩有聲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

歎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爲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歎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爲惠山孰爲中冷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寔勝中冷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豬肉事相類書之以博一咲

中郎惠泉詩曰盌盛來光可憐何由不出冷涓涓

寄言烏帽竹爐客仔細風軒品惠泉

游惠山詩引

宋　蘇軾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資追用其韻

竇乳泉記

宋 翁挺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慧山四十里由芙蓉塘西南拔起平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爲大陸有泉出其下曰竇乳泉蓋昔人以其色與味命之閱歲既久瓴甓弗治湮乳滲漏淪入土壤建延二年余罷尚書郎自建康歸閭避暑茲山日酌泉以飲病其湫隘謂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其費其徒元淨慶殊乂冲三人者咸願出力于是坎其山入丈

餘得泉眼於嵌竇間屏故壤理缺甃而泉益清駛上
結宇庇之榜曰蒙齋

常州雩泉記

眉山蘇軾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兹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

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泉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十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之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軾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

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顴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遊華山天池記

宋　孫覿

東坡先生嘗與雲龍山人張天驥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又謝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崖穴之勝在乎蒙閒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霧遮藏鬼神訶護惟幽棲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乘而

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之豐輸入於舟車所至杖屨所及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道之蹟雲崖虎踞之丘西子響蹀廊吳王試劍石靡不究探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遊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大康中嘗產千葉蓮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蒙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

邑邦人張君一日過其下故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峯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薙奧草剪惡木剗朽壞而羣石砑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効於左右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蔬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能求獲奕棋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書

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絶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怪特以爲向未始遊遊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一一目泛輕舟從張君屢覽華山天池之奇庶幾得所謂未始遊者

毘陵東山記

唐 韋夏卿

自江之南號爲水鄉日月晻靄陂湖蕩漾游有魚鼈翔有鳧雁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毘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堆阜隱嶙蟬聯雖有岩岳之形終無峻極之地封域之內罕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河南獨孤公之涖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于兹文有宗師政號清淨得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

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靈嶽苟林巒輿遠丘壑意深則一卷爲多數仞爲廣矣由是于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峻壑之狀客林修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有東山之號始于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列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發芰荷春生蘋藻晨光煙耀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徃淸風寂寥野獸

恒遊山禽毎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涉茲阜芟翳薈而松桂出夷坎窞而谿谷通不攺池臺惟漸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于是加置四亭合爲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邈牟區位琴棋間作簫管時陳賓僚有間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通舟楫陸限車徒端徑術于通塗剪荆蕪于迴郭凡五六里

抵于亭之南植松柱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旌麾于原上驍騏驥于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蘇門林泉峴南風景而已矣爲文劖石于彼山阿貞元十年九月九日記

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吳郡王世貞

慧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窮山之泉爲汲者割其清餘浸瀰瀰如建餅而下東入秦王諸園而王氏爲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某業八十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陰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堂後梳方池敗荷衰落舊嘗蓄金魚百數十頭大者至尺許今皆稠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

故時甍壯而啓北牕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客之從游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布衣鏗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寅榼酒臠肉而勞之時華太學露治具於西王氏園以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廊得一扉則古木數十章修竹彌漫有亭有欄流水穿石芙蓉湫湫履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鴉爭其杪亦成嫵媚復爲華所强戀戀而别余凡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敞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

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懲而金魚者亦烏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王光祿之東園則徵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輩抵岸而門㢲然稍入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爲廣庭頗亦有卉樹峰石之類樓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厰高爽左折而上爲山有亭樹峰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傴僂

然猶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池中砰訇礧硠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為大小魚得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趾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搆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屋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楣三周衛之葢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啓竇而入為庵修可數十武衛半之皆壘赤石為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深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取泉

之自慧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別構一精舍分泉
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瑟瑟
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姝不能隹而好爲不
根語俞曹諸君嘿嘿而已賴泉聲鬧之不甚厭也及
暝乃別此園故屬談叅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
之次子鄉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
其雄麗在東園上然雅趣姝不敵也獨登樓而睥西
園於山邑得其三垂而東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慧山
泉西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東園則無之

耳嗟呼使吾弇中有眞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配叅軍寧詎若是而巳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安氏西林記

吳郡王世貞

余與仲俱嗜名山水而家東海瀉鹵地亡當者家有園頗見稱說遊客亦以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巖壑以爲恨而念數年前孝豐吳樞季嘗爲余言無錫安氏園之勝葢即今西林云安氏爲錫最甲族其居東離邑二十里而嬴邸里之雄沈與晦井饒沃亡論埒國封然不以豪故廢林野之趣北之膠山二里而嬴即山址得園二其上割山而半籠之今太學懋卿葢

時栖處其右方自懋卿之時栖處而園益勝破石根則神瀵湧疏磴道則幽穴顯斬惡木則嘉楠出列棘以爲藩藩嶻而中靚深分流以自環環多而相聯絡其臺榭可以巧承態其戶牖可以奇取睨其泉可以釀果茹蓏蔬可以羹魚鼈蝦蟹可以飫客而懋卿故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爭麇集焉山人葉茂長甫客之雄也今年自錢唐倦游還訪懋卿倒屣揖之入載酒崇肴或凭鹿車或鼓漁刀相與窮晝夜爲娛樂時秋氣鮮霽雲初解駁山若迫而

邐水若媚而窞禽魚若傲而爾汝我懋卿之愛托於
酒而猶未已則謀與茂長謀所以寵靈之盍釐而爲
景者三十又二景各有詩茂長之爲體九而懋卿之
爲體僅一顧其風調旨象大約有足當者懋卿具其
事貽書友人王世貞俾爲記世貞廼復約其所謂三
十二景而得其尤勝者謝臺館亭榭之類凡麗於山
事者五麗於水事者十四兼所麗者三曰蘭巖者嘐
之銜縱巖也太國之香滋焉曰風絃障者高坪直上
接於嘐下瞰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調調刁刁鳴故

曰風絃也曰遁谷者降嘐而凹却入水深隹處也曰晨光塢者嘐之透迤而左右抱林者也以左小欽得噣夷候獨早故曰晨光也曰纖纖泉者穴於嘐最洌而分甘所謂可以釀者也然於茗尤發香而益色是山事也曰鏡潭者諸流之所滙也其受纖纖且旣皎而澄可以燭須麋故曰鏡也曰梟嶼者水中最大洲也蕈梟鷺屬玉而族焉曰上梟者嶼之右別島也曰中洲者嶼之輔洲也曰蕭閣者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者於島竹木叢之曰景榭者緣潭而立得月則

水中之樓閣皆可類而有曰一葦渡者以渡黿鼉名曰夕霽亭者以晞髮於顏陽名曰素波亭者渡口綰也曰息磯者可憩而息者也曰醉石者可藉而醉者也是皆得之水故曰水事也曰虛籟堂以遲賓者也中空於緒颸匝所不納故名曰椒亭者廣除也可以眺山椒曰爽臺者躋椒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盡麗山水者也然而山水之致襲焉故曰兼所麗也其曰西林則以大士閣在焉懋卿之所寓皈以其異且與遠公埒者也凡山居者恒恨於水水居者恒恨於山

山水居者或愜且瘠而不可以園適於目者不得志於足適於足者不得志於四體適於四體者不得志於口是四者具矣而多不得志於人與文懋卿之西林佹得之哉嗟乎豪而為袁廣漢石季倫司馬文孝王末矣以洛陽之履道里與李文叔紀類極清曠適爾雅鴨適之觀彼其於李方叔之洛陽名園前所云五者亾論第不再易世而辱於屠酤市販之手又久之求其跡而不可得豈非以其近壓故豪者好之狎而易為有俗者嫉之接而輕相蹦耶懋卿乃能酌遠

邇劑喧譁而加力茲林不復不陋人無所用其欲惡而伸其枉吾因知茲林之長爲安氏物者若於文劇喜標柳州愚溪愚谷鈷鉧潭潭西小丘諸記於時喜吾家右丞輞川諸絶夢寐之所注像其勝鬱浡猶宿眉宇間弟仲近歸自秦叩所謂輞川者云彷彿有之不甚可指辨而李顧使君前按柳州頗毀柳之溪谷潭丘以爲不能當其文然則懋卿與茂長之詩行後世其不以西林爲輞川愚溪者幾希游西林而得其實其不以二子賢於右丞柳州者幾希余竊欣有托焉

竹溪記

武進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

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

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眞不能與有力者爭而瀏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絶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恠不如石其妖艶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鬭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

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童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蘭墅後記

華亭董其昌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而疏泉斸石益拓舊觀者也嘗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錮不復召 熹宗嗣位有 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養不及於卹逆璫用事同籍攻之急相隨入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卹非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 今皇在宥所

以報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進爵於澈如猶有待焉問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爲當門之剪潑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徵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擁於斯又嘗元方御萊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神寬鬼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游於斯乎專祠則有朝典家廟則非野謀惟茲松茂栢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葉紫莖之秀有祓山連峴之饒築宮三楹瞻奉遺像

以祖之硯。父之書。爲金卣瑤璧。殷薦祖考。空山寂歷歌大騷之辭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墻。廣貯歌舞。驕淫矜夸。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長守者多矣。硯問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峰爲主。問卿作室故夥。而余特表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樹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太原王穉登

中秋馬洑沙看月記

今歲僕善病自春迨秋經三時猶不可起支離牀間骨柴然而憂不食新也秋暑灼人如炮烙客至者踵相躡而問病之若何則頷之而巳然猶日出汗數斗醫師謂公良苦公之客蝟如而竟日不得休請無事我乃圭矣僕請謝客戒門者無納一切長短牘刺至輒覆之更持歲甤鑰扃其扉然後剝啄聲屬耳益士

頼不堪思遠游以避之而會友人靖江朱君在明以只一至曰不腆敝邑之陋無足辱車音其幸而惠然臨我則有長江之練若也秋色俄半圓輝漸盈洽木蘭於黃田閘遲君矣僕報如命乃卜以八月一日丙辰操舟艤而西明日抵無錫之膠山訪安氏兄弟緒卿留客齋頭出楮墨數輩淋漓作書細者如蚓麤者如老鴉傍觀嘖嘖稱好僕起謂諸君胥瘁已甚則皆憫然問茂卿方客金陵桃葉小姬歌水調黯然思舊[illegible]又過其叔氏大夫樓中暑益甚頼高木清池消之

不者汗成漿數杯而下田間桔槔聲達旦農家爭十
水如救頭然僕中夜爲再起明日舟中盥櫛罷主人
請爲山莊之游以筍輿載客從屋後出行田間半里
入莊莊在膠山麓大池數百畝蔽以芳渚蕩舟沿洄
乍出乍沒池盡處登岸更上數百步復一池三倍之
二島峙中流鬱然相望不知何人題作金焦僕語主
人此措大者當罰飲池水一斛亟詫而額無辱吾滄
浪主人言月下採芙蓉波光如紫綺客何不爲三日
留僕謝不能初四日抵無錫訪秦參軍子仁子仁治

裴將北游一堂甚小行李半之不可坐移坐廳下已
而葉茂長來偕覓胡侍御王山人不可得曰與東嘉
客游無間日秦方伯陳寧州皆在僕戲問客孰何而
多長者之游夥不其浼浼者與少焉秦方伯來訪邀
游慧山辭不往明日乃偕寧州諸君往登其舟客輿
而至者王舉人景純都門舊知也其伯父觀察公開
府於此僕笑語王君東嘉者子邪安得不驚座問從
何方來舉其故繻知文戰而北是日初五暑甚謙黃
氏之別墅環慧山而墅者臺池林館相望矣而黃氏

擕其勝酒半月未生移席舟中待之煙霏蔽水夜泊南禪寺夢既醒猶聞諸君隔舫呼盧聲旦起别王君君遂東矣而養和邀游寶界山養和者復一王君也寶界是其家山治樓船載酒浮五里湖以湖中雙橈揚帆牽舟而行既至魚梁當門曰蓮花渡青葉田田花高於葉如紅粧美人立翠盤中舞臨湖者亭名混混稍上一闗爲魚步去魚步而近長松八九樹雲柯龍鱗壘石高盈尺設石須彌座於松根曰松壂壇樹皆栟櫚松桂篔簹數百個檀欒蔽日如行幽谷中輿

夫履層攀皴皴如驚蛇升其巔月浮出松頂如鉤松風醒酒酒頻飲不醉坐嘯臺當松缺處風益甚炎歊洗如亭樹數處青靄蒼然不可辨主人一一名而示客更指前太白、峰曰此下太湖芙蓉七十二可頫而數也僕拊沾瓻謂主人盍留此俟客之東乎夜宿舟中荷香着人如中酒行三十里枕席猶細縕初六夜宿江陰黃田閘閘以楚春申君歇得名歇封吳圭田於此今不勝黍離之歎月沈霧中氣昏然問朱君木蘭俟客失期前三日歸矣詰朝買舟渡江未半有

兩龍下垂一蒼一白亭亭若車輪不見頭角黑雲乘之如墨雨微作風起簌蕩江波皆沸舟人落其帆半握手令勿驚然其面如土矣僕立舷間望雲氣鴻濛東行意梁溪間當獲甘澍盈尺是日也雷擊惠山之浮圖木碎如札江中去錫三舍耳乃寂然雷聲信百里哉朱家輿人候之江滸行未半在明出道傍揜輿握手而步曰龍戰而涉江得無戒心乎僕謝亡恙此屬蝘蜓么麼不足負吾舟相與抵掌過其家見顧朗生朗生亦慰勞僕憊極覓高枕臥松齋中聽風聲殷

颼則愌以爲江濤拍艦不寒而栗久之在問在行來
士獻亦來明日在充在止偕來坐久暑甚脫帽裸袒
就地眠扇不去手尚儼儼不勝皆別去暮訪在問訪
九日同在明訪士獻又訪在行在止後入城訪在充
先過沈居士家門廬雅潔荳棚瓜地悉楚楚解衣坐
大蔓菴几榻筦簟經函鶴樓酒鑪茶籠藥籠之屬[illegible]
一非湘筠所爲斑然可玩去飰在充家持牀留宿盆
荷紛敷黄者尤灼灼在明別去夜雷雨快凉明旦朝
饔罷別在充復之在明所夜坐溪上月出皎然門樹

皆綠游魚唼藻撥刺不休與助生輩銜杯為樂十一夜過容與園園去在明家南行不一里無鑿曲池綠萍覆之取土為壠為臺與樓觀之址突兀陂陀散以修篁數百秋花映竹娟娟有態月中花竹影扶疏張幕而坐坐倚四角使不礙月農歌徧野與清商相間在明指揮四顧此可亭此可廡此可重屋累憩此可左右掖此可長廊與複室跨飛梁如虹蜺往來也異時諸君過我者不平原十日不歸矣僕笑主人見彈而求鴞羨皆大絕倒此園中玩月庶幾可者而恨之

遠觀在明誇其眺臺甚以爲九江三楚在目前矣明夜力疾而登臺在快閣前可羅十胡牀四周朱欄遶之凭欄跂足僅可望隔江山耳是夜月尤朗綠煙香霧濕人衣僕語在明月不浮江觀者尋常月哉明夕爲十三碧漢澄然星光皆避月不見衆交口如此月也而齋閣窺不兒女子態乎主人獨不言而供其聲音無不預戒以一艅艎載客一載騶奴廝養渡大江中流客舟矴不動他舟揚帆入煙霧作軍中樂笳鼓競奏黃頭輩雜以棹歌疑乃伊謳長風吹聲入雲漢

或斷或續二三君單絞立而丹白望月出海門紅霞續之如赤城其下波濤爲水銀色光射人不可睇視僕拍在明肩指此何似桃花林中水精殿衆皆擊節在問力疾飲獨豪與朗生對壘觴爵轟然醻無算類項羽破章邯鉅鹿下在明士𤫊肘肘肉薄仰而攻之不受敵者但僕耳顧覓一巵酹嫦娥曰此曹酒惡知清光者徒以麯蘗戳波心金奏辟夏而驚水府有如天吳海若支無祈等覤而髟曰是欲燃犀我也公華不念亜堂乎莫不竦然朗庄揖客休矣捫鴟夷之

履且犒於是諸人皆承響而回入門月方午遂就寢

貫眠屋下花影淋漓滿身在明畏暑不能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久乃去十四日大暑礎潤鬆几沽漬不可凭[illegible][illegible]夜

欲雨暮更鬱蒸人望月者如渴呼酒坐松齋待之久

唐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歎其佳絶僕[illegible][illegible]諸

君能賦此者當以清光酬之不然須借管絃吹聞耳

儻子取長笛秦桓生三弄夜歌宛轉音調殊絶[illegible][illegible]

霞五色溶漾太清不[illegible]作[illegible]錦奈何已而雲漸收

月朦朦照席上都無昨宵晶熒瑠璃屏風捲夜珠差

堪解嘲夜臥枕上聞簷聲迨曉雨闌干不止諸人氣奪爲中秋扼腕或舉貝葉書稱缺陷世界故應爾那得揚州鶴哉僕漫言此雨洗廣寒殿中塵欲令玉兎見秋毫也今夕漏下而無月者請如金谷數觴我月則觴諸君倍之矣在明甚訝客奈何孤注若此爲具於拙園酒肉相屬長廊數十盌懸燈火其中如明河斜傾珠斗錯落園中高楡成列大者兩人圍之不合離根阡陌井如稻花香氣撲樽罍客歌天田何所有歷歷見白楡未竟從者呼月出皆翹首東望明鏡燦

然飛出椰梢間光燭地如雪僕顧諸君王生語云何豈有酖人羊叔子者令童子鼓柘枝呼美人交㪷罰客不能則踞而爲生結襪屐舄交錯聲嘈嘈不知費主人牀頭𦞂幾斛矣衆賓既去在充與僕對牀不雞鳴而起曰掃孤山一片石待君僕業已許在問矣然則客一而辱主人者二乎朗生云蠶則績而蟹有匡弟酒而兄佐之觜非三也作辨色與朗生在明並輿而東十五里行野田中山漸逼脈土漸高田漸狹不宜稼葦落而爲其臥壠上短若香草吉貝數本一花

花小於常三錢不供杼軸而其旦貧可知也至山下捨輿而登山巔一殿其神冕旒殿後亭名觀海蕭然四壁在充在問皆坐而待遠眺海門湯湯如盂諸處山之雲近在几席狼山如聚米可掬也日已逼下舂客有饑色在充斫巨鱗噉而飽先去僕與諸君臥候潮升命輿夫持錢鏄雜草除地盡一架茶望若芝蓋浮者黃雲層疊而輿雲際光射一綫未踰時月瀲灩滿山矣江流遶縣若蒼玉帶圍寒潮可染襟也朱君伯仲問慈山云何而客言嵣嶁哉僕謂此一丸泥不

足封函谷奈何誇我尉陀安知漢大者問酒餘幾斗尚可拍浮至夜分僧廬饒蚊虻不可宿則皆扶而下山譙鼓盡二撾始達在明家與夫行莽中疾如飛既至皆牛喘吐氣如蒸彼夫非人與井丹致慨於人車固其宜也僕倦游告主人欲東遊秦參軍主人留客苛於陳孟公尚書期且不顧何物參軍能奪朱家客乎夜飲江雲樓竹影靠霏入破牕月光皆碎於是哉生鬼矣在明言吾邑燕有李時可俠也時可名鳳勝國人通儻喜結客客曰楊維禎敢獄獄矣時可能折

其角與之之游維禎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詠之舟中舟中之器黃金犀毗相半也維禎氣岸然乃時可燕客櫻桃下瑪瑙作坍紅氍毹覆之三數麗人行酒並絕代以赤玉杯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維禎爲色動後賞蓮花水精爲食牀空其中置金鱗翠藻食器皆南越秘色磁其豪侈如此　高皇帝下江南時之軍興貸粟萬鍾者再猶擢不免浮家去之琉球或王扶餘如虬髯者未可知余與嘖嘖歎其骨猶香僕謂水精食牀最宜月耳柰何朱君獨亡有然文

勝時可者十倍也在明謝不敏主人何敢當李君維禎遇乃公公執牛耳矣僕甚慚其言十八夜上獻來相邀上獻者在明猶子其先府君官記室以計然策起家最善僕與在明隔墻東而居雨乍霽積潦盈庭躡屐而過月太糢糊不可人上獻網魚剝棗極甘脆而亭客咄咄阿咸哉十九日雨淙淙不堪涉江客心如懸旌晩晴燭既跋月始出似來時半輪覩月思家益甚竟夕不能寐明旦篝火治裝朗生病甚强下牀送客爲之淒然在明送僕渡中流指龍見處是日微

波鱗鱗如縠紋瞬息達江陰矣童子丞聞下買舟餞與在明入城訪黃君吉甫坐池上酌吉甫性緩不耐掃除林亭園中徑荒松菊無色顧怡然不問叔度汪汪于頃邪對之可當佩韋舟人告潮平乃別別在閑士獻附舟至月城乃別乘潮泊青陽行三十里始見月漏下踰十刻矣二十一日至無錫王鴻臚乘傳從東方來介子仁附而去解維將宿新安會王山人伯燃至自金昌與原荊偕來訪莊葵西來閣原荊揖伯燃曰爲此君一日留不可則又指其僧曰投足下轄

題此閣而去也愈不可則又指養和而嘻曰公子以麗人來坐海天閣磨隃麋一斗而進之客腸非金石能投筆而去乎僕笑而可矣明日不俟主人艤舟綠蘿菴下命舟師悉去船牕當風寢比起午炊熟候問童子此歪邯鄲道哉諸君挾麗者至問飫乎無則對以黃粱夢覺矣麗人者故太史曹公家妓曹公在時攜而坐僕齋頭歌稱是十二樓中第一聲未嘗不歎侯門如海今流落人間與孟嘗門客俱散對而欷歔者牛駒酒未行先索墨題西來曰爲世尊書一切榜

者嘗焚衆妙香合掌作禮而後筆可下也何得紅粉
涸乃公諸君謂老居士如維摩詰天女散花生筆耳
青罷諸君分曹爲探鈎負者歌而酌之大斗無得稱
飲士何公等不見曹公乎今安在生時不飲而留此
如銅雀臺上妓與他人樂少年吾輩更俟河清那既
而一客負麗人唱梁州聲嬝嬝如笙簧不似從喉間
出每當闋則低其聲以亞之音極凄婉不知霓裳羽
衣今安在遂作廣陵散乎無也此豈其遺響與於是
無不願爲麗人醉者惟恐其不負也凡歌數闋月掛

塔傍僕攢伯燕袂起曰夜何其而尚歌恐令彼姝者
而煙出其口中邪客盡酩酊不能別舟宿南門門乍
啟遣奴將茂長行李來載而俱東舟中熟如甑抵家
雷雨大作又三日別茂長檢詩共若干編并紀游之
次第王生曰吳人所稱玩月者獨先虎丘僕爲兒時
未嘗不登也比長稍厭去以爲似酒胡家耳後蕩槳
橫塘石湖間而後月之佳又最後得虎山橋重湖之
浸其光如連環無所不屬則大誇賞謂得月之多者
莫踰此乃玆涉大江而後啞然驚矣夏蟲之不可語

氷猶是夫以井窺者而可論月乎禪荅有水月觀焉
一水一月千水千月敦龍盤盂之器潢汚行潦之流
極而至於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浩渺無窮無非水
無非月者至於無水無月而觀者止矣無水無月之
觀不如無水之水與無月之月之觀之爲解也無水
之水無月之月之觀不如所以無水所以無月之觀
之爲解也若乎此不墨氏糟粕之餘乎若夫滄溟渤
澥弱水流沙之水之月而僕與諸君安得坐而攬之
會謂此江之不衣帶與鄒子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

信然哉

閏中秋毘陵看月記

從黃髮而問皆不識閏中秋中秋不恒閏也日者言英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耳嗟夫不誠難遇矣哉忝僕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問諸君閏而復月當柰何衆謂下足下望蜀已甚寧能一歲兩中秋而月亡恙者月則人人自觀耳若而人倘安得把臂乎僕淒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汝賢自爛溪來僕留之坐指壇前松樹日今夜清光爲君矣汝

賢不許以叔氏左軍公至須其至共醉足下未晚也
是夜月不甚佳明日左軍錫臣張文學鳴教借李仲
僕經畬堂覓汝賢不可得僕謂左軍月漸佳而足下
傴僂賓人前良苦嫦娥不笑子哉人生能還中秋幾
何況一歲而兩因舉昔游諸君言左軍謂吾長揖二
千石遂當西耳出關無復故人公能送三舍乎前驅
至慧山汲新澗一石酌我何所無月何所無客而徙
沾沾談二三君者巳而華鴻臚有叔人來言知公之
將西也請爲半日留嘅尊生齋頭脫粟飦歸舟與子

偕矣僕召舟人移衾枕厨人設雞黍兩俟之明旦起覘日表過午而華君不至者遂行無失左軍期乃旦日且夕華君竟不至移舟訪之其舟中人出告主人方飲杜後惠文家送雞黍於其舟而去曰吾爲而主設也索左軍舟已先發亟從間道自射瀆躡之不得物色北來人知已出關趣舟人笮而前邪許甚駛大漸與望見滸墅燈火相屬關法郭受水衡錢已幾緡既滿數即楗其關日高舂而後啟非衣繡者無得夜行舟至關適閉僕撾首問童子討安在乎則皆口如

窒而後知逢掖者之不如鴈門太守貴也關外左舟艤而待相望如河漢然雨過浮雲盡歛月光射艇颸撩人不能寐俄一關吏手鑰前趨蒼頭數輩尾之遮道而呼鴻臚來僕意爲存叔也問之果然過其舟存叔方夜飲撤筵鬨供具曰足下遺我者非足下我不敢先僕語此鴻臚具耳僕饌茅容也而安得若此相顧大笑呀僕之行遲豈無鷄鳴者出客而欲驥尾我乎則又大笑鬨旣散方舟而進使偵左軍舟坐客皆滿相鬨而過之存叔催夜發而僕有難色也曰樓

舩旗鼓而虞綠林輩哉公家壽𪓟亡足當偷兒顧者僕言有則煩君一詩以免然月如此不雨蕭蕭如博士時無勞賦江上相逢爲也更爇燭呼酒飲問巳過望亭起視舩頭明月光若數萬黃金蛇浮湛波中誦野棠流水之篇爲之靄靆別華君還舟宿枕上聞水聲潺潺知夜行不休曉視舟泊處巳達梁溪鴻臚遣人緇午炊謝之而去艤棹城下進左軍舟人及僮輩鼓枻者竟夕矣目睛赤如火齊珠則皆相枕藉臥艄聲又如雷也僕坐舟中作書寄都門故人凡數尺一

旣畢則呼童子起起猶垂首而聾曰寧進關吏勿查
鴻臚矣不覺失聲已而錫臣舟至捲簾呼曰柰何捨
我而先哉問汝賢諸君鷁首皆東張君抑慧山之程
幾里雲幾重松幾樹泉幾泓藹若幾百楹有翠微之
宮可憩然愚可望月乎無也盍君尚未識慧山耳則
勸左軍且勿前而爲張君游晚泊北門迎潮館下此
地卽故蓮蓉湖今爲田者十九然猶巨浸蒼茫水及
慧山之趾是夕十三月最明與前中秋十三夜相若
錫人士好游大抵類吳門短橈輕舸夷猶綠波載嬋

娟而出者管簫之聲入雲僕顧而歎美哉邑乎微茂苑者甲天下矣左軍文學白袷而過僕舟戒無以隸從者蕩槳循山溪而入乃張君見黃阜不識云烟中樓閣誰家也僕名而語之故青烏氏言慧山如羣龍蜿蜒自天而下阜其頷珠哉張君自負堪輿善牴牾其說曰非是彼西浮者復何取西故有太保墩云而僕對歪盤照乘一而足乎登岸過黃别駕山園門而坐者鰌亞諸少年銀箏小柱而按梁州如出谷縣蠻烏侯將闌入其中而聽平生最好聲音而不識曲如

人見柔曼徃徃稱傾城抑其孰爲毛嬙西子孰復莊
然謂左軍安得如周郎顧邪周君恐有覺其[illegible]服者
以扇障面而過不勝張君之蹻捷去僕且百武追而
及之寺門左右士大夫園林夾道家家有叢桂花開
月中香滿山殿佛衣皆清芬僕語二君此云金粟如
來信然不妄山中寂然無一載酒客山僧俗如市井
販夫不知月輪爲何等抑其盧無一應鐘磬生塵月
正掛殿上鴟吻池光澄澄可見底左軍悚刹巍然而
無佛火僕顧庭中月言此瑠璃光徧滿大千恒河沙

世界奚必一點蓮燈照白雲欲從左廡游泉上陰廊黑不可行復出天王殿折而西過華孝子祠松篁蔽月又西門榜天下第二泉元趙吳興題書法遒美入門綠池尋丈泉從石鯨口中瀉聲瀧瀧上爲漪瀾堂舊漸圯近觀察使者東嘉公新之榱桷东櫨燦如也又上爲泉亭操甖汲者左軍之隸映長松而立瘦影如鶴大隸等耳呵殿時虎而冠執青絲綆十丈爲轆轤抱甕寒雲中何減漢陰丈人張君首肯僕言濯纓濯足不均此滄浪哉二君對而漱齒作潺湲聲曰渡

淮踰黃河飲水一石者泥半之憶茲泉若醍醐甘露
一觔千金不可得然近聞黃河清者幾百里矣自西
阪而升月愈霽清光近人張君問廣寒去此路幾何
僕對如長安之比日則相與歎長安遠也祠而扃者
爲尊賢堂前有石甃流觴處水自若氷洞來今蓬生
其中左軍腹瓠如而乏濟勝兩僮掖而下氣忡忡問
汲者水幾斛有碎石浸其中否以綆如葉蔵之而前
僕䏊然而對月命斜徐行勿亟左軍謂僕以此邑比
長洲者謬甚月如今夕而生公之臺餘尺地乎艅艎

舴艋相銜而來雞鳴不得休此邦之人目在西崦而笙歌入閶闔矣僕言此乃所以勝長洲也不者酒肉傖父塞山門安得青靄客吾輩哉十四日樓船角鳴鳴載月早發僕舟尾之行抵五牧乃同舟夜達毘陵驛左軍復置酒觴客料中黃雀買自戚墅堰一金可致千頭噉之不及吳江者之半蓋霜降即魁然如楓落後鱸魚耳方坐船頭對月而觀察公自孟瀆來鐃吹震林木千艘沸流水作驚濤瀑布鳴盡二更始息明旦爲十五僕移舟入郭約左軍會吳京兆幼元

家僕先至主人披衣起出雲樓館候客曰頃自秦淮
歸也病暍掩關樹下聽禽言消暑耳客何自來者乃
以左軍告且請設三人飧問長君善飯乎則對幸甚
問鴻臚公曰走
長陵下呼謁者千官拜起聲不休唇吻皆焦紅樓之
故姬嫁沙吒利死而出出而韓生無意長條矣揖客
入新齋自雲樓而北過獨倚樓文大史所署額宛然
在樓東軒曰浮白左壁龕大士像梵筴禪牀如精藍
旃檀煙滃然作禮而出並樓稍前而南向者爲清玄

齋右序狹如井陘道齋所從入齋新建甚精麗曲欄低檻後爲複室廣袤如齋北扉以納凉颸前壘小山石寒花潔瓊瓏有致亭子面西日夕陽翦茅覆之可容三人促鄰京兆言吾此齋成而不出戶者更月之望幾矣有先太僕之敝廬以蔽風雨負郭以畢伏臘陂養魚坂種竹二頃秫一頃荳陽畦種瓜塏地宜栗棗下纂纂丘中麻芃芃也羔豚可以備蒸嘗雞黍可以宴賓客彈琴讀書以卒歲射雉釣魚以爲樂租庸以輸有司蠶桑以課主者左思記室鮑照參軍官甚

畢也而遭吏議綦組盤綬解而還縣官豐年多稼穰
穰滿家妻子幸免凍餒以其餘供賤吏布衣掩骭没
齒編甿間以終
陛下之賜幸矣暑被如而散髮箕踞令童子爬背癢
且不堪欲大冠如箕幘三措刺戚施公卿之前脂韋
突梯睨睨如也何翅風馬牛哉不如與了婆娑樹林
下醉嫦娥一杯寧爲雞口耳而人皆捧腹軒渠而左
軍來訪周君秉忠亦來方解帶盤礴談京洛舊游津
津隸來促去郡大夫以幣交待舟中者久矣主人不

收留請單舸載醇酎爲君祖道供帳僕與秉忠飯罷人同舟西出郊望左軍舟鼓達逢將發幼元請以折角見折見張文學邀過舟中飲行五里旗亭乃別左軍謝足下踰百里所送客良苦僕云此歐脫地未出疆也公志我籍見陵乎秉而去問秉忠客唐勝部玄卿所別幼元去方秉忠約二人借來玩月雲棲無負閏秋三五勝部起家爲郎迄今庭未有汪生跡也不見者踰三年僕日老且寠荒恃十狀爲月旦所羞稱乃玄卿顧謂曾參非殺人者主臣得無爲李陵游

說乎感鮑子之知不能已僕問君何家食委蛇則上書請告侍　報可耳憶與君爲同門生君騎而汗赤見者無不稱龍種僕亦自負驪黄之外君今長轡千里而僕局促轅下俛首斜陽棧豆之羣不勝伏櫪而悲耳然君今年政四十矣方帳下受經時君髩髮顱去今幾三十載則僕髮安能不種種也留夜坐辭有他約秉忠別館楊光祿家不能偕而僕與幼元銜杯月下者甚久斗柄闌干矣是夜月不如前度十五而此城中寂寂無一踏歌聲聞直指使者方行部人不

敢夜游游則游耳斯亦何關繡斧毘陵人故不好游僕少居毘陵不聞月下登臨者郡中無山水城樓雉堞僅可脚踏不則濠上乘舟往來如魚游盎中廻環當千里矣幼元謂足下譏毘陵甚不念桑與梓哉明日秉忠偕同登獨倚樓超然遠覽城中氣佳哉鬱鬱葱葱幼元請賦之僕云此吾土何賦仲宣賦者懷鄉也爲題六言徙倚不能下謂主人樓妹佳但欠牕中列岫然京兆郎能畫眉成遠山安用翠黛掛欄杆乎暮燕雲樓待月乃政得雨興索然别而登舟夜抵東

門八十七日中春至無錫過談思永宗伯坐庭中爲賞月供具坐良久月上呼美人佐酒者不至開思重補宮得右軍不知換鵞幾羣矣思永笑云此公家池上物爲余仲攘之出視溪上月如霜而竿游者兩人睹月西行過泰方伯門外欲扣其扉索飲恐妨主人高眠遂罷舟中對月賦詩寄唐玄卿詩成乃就枕十八日早起余具欲訪華鴻臚畏其投轄不相聞而行是日北風獵獵掛帆行甚疾由望亭下長蕩而歸曰向安得與鴻臚夜濟而俾關吏無譏我哉歸見黄六

秀才書自燕山至以前中秋十三日發兩中秋月皆
以□□衣最佳不知長安此夜何如也夫中秋而閏
稱難遇矣閏而皆有月無風雨之阻又皆有□山樓
閣良朋把酒相聚樂也豈不誠尤難哉毘陵雖無名
山川顧其人務本力穡而相起家不蓄狹邪遨蕩以
頹頹爲冰銷中人來骨乃仕於朝者又或謂毘陵俗
好傾則傑去毘陵久其風漸變不可知抑非吾土兮
金昌信美不易毘陵矣若夫中秋之閏而月而游
游而無虛夕儲之人自夫差以來未之有改焉而不

可與毘陵道也



百奥圖數説也

江陰三山記

元　朱德潤

余嘗遊名山未嘗不槖記其勝江陰去吳百八十里不聞佳山秀水之名至正丁亥冬十一月既望因禾嘉通守余公德彙約爲京口之行余公遄舟行遠僕舟遲不能追也遂自無錫之北門數里大石橋入邉水村漁浦野田荒墅草木枯謝舟行六十餘里至青陽鎮始見酒帘村市客舟駢集又十里至他村岸高丈餘河流灣曲若蛇蜿之勢始抵江陰州治晚謁翟

仲直州尹夜宿杜橋岸下明日西回登覽高丘則寰矚長江南連吳會復自灣河過佗村而北皆美田沃壤斥堠相望迤邐青山迎棹樵歌牧唱相與應荅舟人迴牽沿山前小河而行村墟相接岸柳交映兩山之間浦漵縈帶北通江口地名石堰既而舟轉岸曲板橋為梁即三山塢其間民居輳集屋瓦參差稻積堆委連衢比巷如墉如櫛風俗熙熙翁呼兒羹婦饁姑汲牛羊在山犬豕在圈烏噪于林雞登于屋藹然太平豐稔之象若古朱陳村焉其山皆不甚高峻亙

松篁蒼翠石磴丹堊或頫然如屋或頹然如虎當[illegible]而湫林然而壁少焉郤出山塢有橫山在前野田開豁水港漸寬詢其地則常之晉陵縣界於是舟人鼓棹穉子扣舷風帆二十里抵官塘漆市橋而泊焉嗟夫一元之氣融結於亙古歸氣於山澤而有孕靈育秀僻在荒陬不經名覽遊賢遂寂寥無聞江陰諸山是矣余不識溫之雁蕩若吳之靈崖常之惠山迨不過是惜不得與德彙輩同爲尋幽討勝之辭而品題之且舟中傲伉覽之未詳姑書以識歲月

西蓋林林石洼大焉中十一

故靈翠石燈丹壁或巋然如廬或頑然若蒼

南嶽銅棺二山記

明 都穆

潘氏早食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翳陰所值惟一二樵人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羡山石裂為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為南岳葢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絶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

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益其
地即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浩自嶺外歸東遊
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頗
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塞于僧予為之
惋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恒態不
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餘步飛瀑千尺如白龍下
垂滙而為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
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
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圍之力益

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携而前七里達僧菴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殆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爲一縣之鎮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巔池有三足鼈六目龜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惟蜥蜴遊其中縣官値旱禱雨輒應與盡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冢狀咸

以爲玘墓所在此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采銅於山如鐵官塩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爲棺云姑識之俟博識者

遊宜興二洞記

明　楊一清

予舊聞宜興有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奇觀相甲乙謝政以來相知多約往遊制于踪跡奪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既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睢生犛從予廣陵張生僩適至併留舟中予因練湖去此不遠盡往諸遂發舟至湖莊日巳暮乘輿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

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度乃覓二小民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遵東溪抵蜀山南入罨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于樹下藉草而坐以氈爲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一乘賃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之岐路多莫知所適白衣三人

在前間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間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燃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岩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奇怪萬狀若劍盾戈戟相撐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拏攫或甍棟崛起如締搆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

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着草履滑不能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奕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廵檢領兵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興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卽至荅易小舟時爲岸入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携酒有宿焉之志見蹤跡已露匆匆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費鵝湖題識在焉少憩卽行抵舟日已暮三

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子作棹歌相和荅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諾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遡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

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轗軻趍趄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怪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鑱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碓石床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還坐空濶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于外山童林叟咸佇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洞

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咸
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
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
謂下嶺無初宵月乃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
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行頗艱二十五日平
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
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
恐妨縣事強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
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

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
以記之

遊張公洞記

宋　尤袤

舟次湖洑侍季父伯兄遊洞靈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流淲淲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宮覽前賢留題徘徊久之由石逕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道險絕俯僂僅可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若劍盾矛戟相撑拄或瓷棱連地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拏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竈井壇在焉由右

躋而上皆流石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益深遠不可到其陽有縣岩滴乳水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岩上丹花簇簇下墜芬香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予遊山川多矣茲遊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觀覽云

張公洞記

明 沈周

弘治巳未三月余來宜興客吳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張洞古福地吾邦之仙域也必啓君一遊余笑曰業巳訂之矣於是理舟載酒從洑溪而南歴罨畫溪迤邐四十餘里始舍舟陸行望西南諸山高下層疊叢然莫知所謂洞處詰之樵人指盂山曰此中是巳其山于群山最下而小計其高不過二十仞心甚易之豈靈區異壤能有乎是哉冉冉曲經由隧

開三里許乃抵巳暮亟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路次臨一穴甚深晦其脣有雜樹蔽虧人謂此洞之天窓也轉及山椒則洞戶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銜亙于上如門楣然入必俯首上磨小方有刻未暇讀門側置片石楸紋縱横云爲仙秤疑好事者設之自兹從石級下度再上再下崎嶇甚疲于老足因小憩旁石瞰下冥冥時嵐氣滃渤如水涵不可儗步隱隱惟見石臺耳瞑色漸翳追無所覩乃下山議宿道士張碧溪林館規以明日補所未游夜二鼓雨作

詹聲浪浪悵然謂必敗迺事矣黎明天就霽卽蹶起厭浥行濕莽中喜劇輿熱却掖猛進冉冉焉足若虛躡漁漁焉身若淵墜愈下而境愈奇乃及臺而昨俯見天窓者今則仰觀之日光下映四顧瞭然下多亂石傾亞有崩跌勢洞傳孫氏赤烏間霹靂所開天窓可想其迹也臺踞洞北趾崇丈餘南面而立則三面環見皆石壁壁拔地漸高而偃如鵬翼騫空熹下其中谽谺壁之理上下皆庚庚而横理中乳溜萬株色如染靛巨者幺者長者縮者鋭者截然而平者菑葵

者螺旋者參差不侔一一皆倒縣儼乎怒猊掀吻廉牙利齒欲噬而未合殊令人悚慄乳末餘膏溜地積爲石榴數長軀離立兀兀然色糅青綠可愛西壁下作大裂斜而衍幽而窅內多流石錯互初隨行小童誤由洞口岐而入忽見蹣跚出于罅處衆訝曰何小子之佻達也東壁下一小洞厠門內有石窪滴水滿中又一洞正南壁下中極黫黑云通半里許余闖之寒氣淰淰襲人不可久竚大本則挾僮奴二三輩執炬踉蹡而入覺其挺詣之無難也非但不能抑不敢

以老身試其不測惟盤桓臺下恣得俯仰之觀嗟乎設者不自知其巧而使遊者知之知也有不能盡其知遊也亦有不易者焉余於宜興二過洞尚相昧今于一識迨老始獲之可信境于人關不多設遊于人生不能幾遭因引酒獨酌心與境融樂與迹超洋洋乎欲叅造物者遊謂可遺世而長存不知果翁之得果何如哉時大本自別洞出仍來候余歷言其中石床石竈丹井之異旁之列洞不可殫記余曰毋多詫我我亦有神偕子徃矣大本請記而系以詩詩曰倚

山不在高靈區設中冓包蒙自太古霹靂始與牖闢
然不耀地白日巳通晝遂褰世遊人我及千載後登
頓入地中足與石角鬪飛岩臨紫雲旣掀勢還覆仰
面欲成壓山鬼自司救元氣不蒸雨五色變乳溜支
本萬不齊纂纂簪笋瘦又如人披腹呈此琅玕秀旁
扉表雲房曲窓通窾竇跬步必容炬老膽怯且逗神
仙未有求冥探亦何遘矯手采瑤華和飲千日酎聊
度三千年擬與石同壽

遊玉女潭山居記

吳郡文徵明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㝡巨其次穿石山峻巖不如二山而崖竇虛谺湍瀨聯絡窴窔瑰譎最爲竒勝而張公洞最有聞玉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玉女嘗修鍊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嵡常居之一時倡酧篇詠流傳至今自後堙塞不通人鮮知者溧陽史恭甫葬母山中土人有以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

決澮導流剗闢蠲刈盡發一山之勝幽崖絶壑靈湫邃谷悉爲標表而玆潭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揷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楣而偃草樹蒙冪中深黑不可測石上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徹俯而挹之心凝神釋潭之滸有坻卽坻爲臺構重屋其上曰玉光閣潭之巓有靈應亭山中嘗旱禱於潭而雨因爲亭以識潭四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於崖石之下滙爲小池玉潔不流爲亭其上曰凝玉凝玉之西淵泓洄洑

其流漸駃別疏一渠激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緣石旋轉可以流觴曰流觴嶼凝玉之南古櫸一株根柯鬱蟠礧磈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日思瓊樹者即此其下湍瀨瀠洄與樹暎帶曰瓊樹湍漱玉軒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下飲如砥柱中矗水奔注激射如鬬再折而東水益駛石亦益奇夭矯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峽中曰虬鼉峽峽左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江梅曰梅竹隩瑱玗所聽玉寮

在焉又北偃沼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池爲梁曰隱凡
橋隔凡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
室室三楹依易卦爲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和
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
陽北出地漸高且曠蒸山之麓也因山爲臺塏爽層
出陟級而上延閣九楹前施軒檻可以肆目曰大觀
廊廊之後爲周室又後爲雲著臺臺方三十尺有奇
始築臺而蓍生也又其後爲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
出雲著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爲上元祠又前爲棗

閣別館為護雲莊為仙寓仙寓之南為來仙橋由環
玉岡而西轉出玉潭之後蘋祠奠焉曰玉淸祠祀玉
女也祠右隙地白礫纍纍散卧松竹閒如群羊曰初
平林出初平林西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
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值太湖之縹緲
峯曰縹緲亭亭下怪石林立鯨騫獸伏競為奇壯嘉
木出石罅一本七榦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
琪樹峽之西為集雲谷又西為飛雲洞自此下上登
頓緣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

曰瑤臺負臺爲室曰超宇宇後羣石掀舞如花葉駢
植聯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
雨霤曰小蒼屏曰青騾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
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
東下二百步爲文殊峯又東爲普賢峯觀音崖在焉
山自環玉岡而下左右盤互蜿蜒不絕總若干畝其
中臺榭樓閣祠宇杠梁凡三十有一林壑崖竇可名
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
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

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崖最勝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厂而垂石下纍巉崖如斷齶深廣十尋其甲石壁奇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瀨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崖石晶瑩日射之灼爍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崖之東稍南曰佛窟窅陿邃深中空洞可居別竇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爲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廻流而南故曰廻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爲鍾竇水激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

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淵潛澄湛微類玉潭懸艇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峆岈窄窔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揷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欹仄以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傴僂而入轉出石室之上中空而下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盤石之下石平衍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盤浮盤之南爲君陽洞洞

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自龍藏三洞相屬石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湍激若瀧揭水跳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凝玉而來東西互流至此凡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延相屬其間松檜楩楠幽蘭靈卉藂生蔓被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旣違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綰不出里區而羣景畢集殆造物者效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是夫自淸濁肇判

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泉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恭甫發之豈天閟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邪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爲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攄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樂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吳郡王世貞

遊張公洞記

由義興而左汎曰東九九者九里衺也水皆縹碧兩山旁襲之掩映喬木黄雲儲野得夕照爲益奇已泊湖㳄湖㳄者洞所從首逕也夜過半忽大雨瀟歷入蓬戶余起低回久之質明始霽從行者余弟敬美燕人李生歙人程生郡人沈生張生時余病足李生亦病爲李覓一兠子并余弟所擕筍輿三爲一行其三

人為一行可四里許抵洞始隆然若覆敦耳張生者故嘗遊焉謂余當從後洞入毋從前洞所以毋從前洞者前路寬一覽意輒盡無復餘意盡而穿横關險阸甚多中悔不能達余乃決策從後入多列炬火前導始委身一竅魚貫而下漸下漸滑且峻級不能盡受足後趾俟前趾發乃發追則以肩相輔其上隘又不能盡受肩如是數十百級稍稍覩前行人如烟霧中鳥又聞若甕中語者發炬則大叫驚絕巨萬乳皆下垂崛嵒巘錡玲瓏晶熒不可名狀大抵色若漁陽

媚玉而潤過之稍西南爲大磐石石栢踞其上傍有所謂𣏟及丹竈鹽㢊者稍東地欹下而濕跡之則益濕且益窪不可究即所謂仙人田也回顧所入竅不知幾百丈熒熒若日中沫時現時滅久之路幾斷其下穿不二尺所余扶服過下上凡百餘級忽呀然中闢可容萬人坐石乳之下垂者愈益奇爲五色自然丹䕌晃爛刺人眼大者如玉柱或下垂至地所不及者尺所或怒發上不及者亦尺所或上下際不接者僅一髮石狀如潛虬如躍龍如奔獅如踞象如蓮花

如鐘鼓如飛仙如僧胡跪不可勝紀余時憊足盤蹇强作氣而上至石臺俯視朗然洞之勝至是而既矣會所齎酒脯誤失道呼水飲之乃出張公者或漢張道陵或曰張果非也道陵事在蜀頗著許遠遊貽逸少書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此亦豈其一耶王子曰余嚮所覩石脉丹竈鹽米廩及碁局者彷彿貌之耳烏言仙跡哉烏言仙跡哉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憩焉即故天申宮址也會所齎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視旁石壁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井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潭余遂起躄躄行蔓草中然甃石鱗砌道甚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緯楔書甚偉至則道益飭治修篁茂松蔥蒨峭蒨極望無涘有老氏宮窅藹王者則二僧延余縱觀焉上祠鼇處久之由鱗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爲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瀦渟泓澄可數鬚髮大石梁斜覆之

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緪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緪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瓊樹所夭矯偃蹇欲無白日幹若數虬盤蟉而下取根則上搏相格盎怒甲鬣開奮郎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耶傍有巨石昂首出隆準兀崒兩洞睆睆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欆然僧乃導余飯史氏庄中堂亦祠鼇處也周環若璧爲八卦齊後樓凭之可從際望太湖門者儆余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今

太僕恭甫也僧間爲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刊薙而潭見其右爲虎窟人獸骨甚多募力士逐之去亭其上凡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余故已耳龍湫遂攝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淵衡二丈脩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瀦泉淵然甚冽而卑寒方舟覆焉僧爲言舟可以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募之復舟人予三環七人裸而汨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入壁愈益斗

絕仰視天一霤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鬪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泠然逗崖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姤而疾呼乃強出爲待之徐行至釣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一竇傴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益壯益遊客所不時識者僧復言某某地亦可遊以迫下春遂歸

遊善權洞記

自湖洑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袤也邑城若兩腋

淺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旣出市不數武即爲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文殿唐大中初創甚瑰偉大社三有雷火書云慕佩之可以已疟僧爲導入別室出茶筍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祝英臺讀書處已復折而東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在翼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蠙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蠙後貴時所緐以建

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斗起古木紛樛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晚徧壑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乳下垂怪偉殊絶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者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荑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漁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尋舊逕出余時困足病蹣跚前倚巨

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虧蔽泉聲鏦琤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覩所遊洞若門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鬭石間軋札異響時濺白金沫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崖盡處其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時硜然又衞然若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余遊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傳之膏矣洞中爲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

與否眞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地者大都浮豔勝實卽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崑崙天柱嵩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峩眉爲崑崙仲震旦第一。不得二太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寧獨山水已哉。

名山勝槩記　卷之十三

浙江一

錢塘湖石記　白居易

西湖游幸記　周密

西湖襍事記　程端明

記蘇堤始末　楊慎

西湖襍記　袁宏道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湖山襍叙
西湖小記　張京元
湖山小記　蕭士瑋
游天竺山記　楊守陳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記　權德輿
天竺寺詩引　蘇軾
記靈隱天竺　蘇軾
游冷泉亭記　白居易

重修冷泉亭疏　沈守正
冷泉亭畫記　程嘉燧
古澗漄泉記　貝瓊
代石言　虞淳熙
游龍井記　秦觀
游雪齋記　秦觀
游龍井記　程端明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蘇轍
書過溪亭　蘇軾

重修放寉湖心二亭疏　韓　敬

孤山種梅疏　沈守正

補孤山種梅叙　陳萬言

孤山放寉亭記　陳繼儒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元　稹

孤山慈社記畧　曾鳳儀

結廬孤山記　馮夢禎

孤山僕夫泉記　馮夢禎

六一泉銘　蘇　軾

虎跑泉記　宋濂
參寥泉銘　蘇軾
閱古泉記　陸游
慧日峰記　虞淳熙
蓮花洞記　虞淳熙
南屏孫山人鶴田券　許相卿
游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顧璘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蘇軾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南園記　陸游
翠微園記　茅坤

錢塘湖石記

唐　白居易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别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

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茭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茭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

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没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南函筧并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

日巳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爲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洩之防堤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藍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窑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

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趂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凡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趂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舟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

趣遂承宮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眞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

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客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彥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讙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

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
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
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
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
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絶者爲負此雖小技
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
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
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
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

在御署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
龍舟大半没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静
裏櫂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
木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
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泛湖一時文物亦盛
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然是時先
朝龍舫久已沉没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
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
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西湖禊事記

宋　程端明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修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遊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簫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

人物之盛遊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羨慕僉曰古今
上巳之遊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
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群
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
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躚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
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
下是日也曉煙空濛晝景澄豁覩物情之咸暢喜春
意之日新卻絲斷管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
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樵不令亦舞此京尹

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于是樂甚。獻酧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頹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矧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于是哉。他日輿圖盡版。護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之、

記蘇堤始末

成都楊慎

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畧。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

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連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閒至湖上周視之又曰今願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予昔

在京問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畧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汔無成功而猶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圮而姦臣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公

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姤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很之噫難乎者事古今同一慨矣

西湖雜記

公安袁宏道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

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

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寔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三

望湖亭即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

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吊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寔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峰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

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顚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一間佛像皆楊秃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輙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
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
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
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
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渟、可以
蠲煩析酲、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
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
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
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澗不

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葢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廚。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帮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剡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眞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岕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岕茶葉粗大眞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覔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峰爲獅子石爲一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

煙霞石屋

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峰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

求解脱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脱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横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况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尚爾如此吾輩麄根浮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

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𣲖、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内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奥、當何如哉。

一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峰、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

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柸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略稍闊然我眞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簣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度淸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覲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

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雲棲

雲栖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與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眞阿彌請急着眼

湖上雜敘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筍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

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
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
泉靈峰高麗虎跑眞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没之處
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尚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
識一二以俟再游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
弟

西湖小記

廣陵張京元

西湖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於水。肉高於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襍沓。以挨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柳洲亭

亭據湖濵有樓曰豐樂故宋時藺若改創巳久諸公

府會客常所取其去郭近。一舉目則湖山若揖聊塞游湖故事耳。

蘇堤

蘇堤度六橋堤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游人闐塞不若此時自爲清勝。

岳祠

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闤闠孫中貴爲買民居開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古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孤山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

湖心亭

湖心亭雄麗空濶時曉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掛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額句對填楣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天竺

天竺兩山相夾，廻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饒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寂。

彂光庵

彂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匯爲池，畜金魚數頭。紙窗曲檻，相向啜茗，眞有武陵世外之思。

九里松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擘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于錢塘潮今巳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峰頭有螺蚌殻矣安問樹有無哉

冷泉亭

冷泉亭是宋太上內禪後怡閒處俯檻觀魚爲浮一大白乃過飛來石根盡玲瓏透漏時殘雪半消相迹穿洞中迴環繞遂峰上下盡刻諸菩薩羅漢像乃胡髠楊璉眞珈所刱雜巴像其中雕殘石骨猩獉山靈

某刺史斷其頭投之江、可稱古今一快、

石屋寺

石屋寺寺廡下無可觀、岩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内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若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著花香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煙霞寺

煙霞寺在山上亦荒落、孫中貴易翻頗新、整殿後開岩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

象鼻峰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龍井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郎蘇端明米南宮與辨才往來處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瑣瑣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圓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坐與偕亭觀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諸山迥異

法相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謁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光且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石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甚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挹注供爨久之水土纁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儻可剗置硯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仲冬四日不佞治具湖心別長文諸君子風景大都如昨顧朋友依依湖山送媚便覺黯然諸君更

訂桃花之約余亦唯唯第須留此一段光景待他
年再游世間法俱以不盡爲佳獨西湖哉

湖山小記

泰和蕭士瑋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飛流木末江懸海掛稍倦時踞石而坐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

樂也

其二

初三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煙之在齋閣耳頂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絪緼風煙一色類香霧海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沒入雲際寺僧指余海門諸峯也食罷尋李句嶁宅大約韜光善讓割其餘以予句嶁而益成句嶁之幽句嶁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庄溪流淙淙漸入漸佳山多奇石蒼寒

古冶出土者百之一二恨未盡發所蘊耳泝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阨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濺而成雪爲潭所澄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非烟非霧出入不定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几荊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余初至愚公谷見佳木流泉據地最勝謂山居之娛不能有二至包庄而乃悔前言之易也買山而隱余殆有終焉之志矣

其三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製寒儉然行筆朴雅飯罷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延覽仰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遒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异他泉秦少游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疏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此語眞

然、又云是夕エ　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
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
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
堂、今殊不然、日未下舂、客裹足不敢入、葢以避山君
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邃有趣、茅屋一區、僅
蔽風雨。流淙泠泠。蕭條高寄。子將之別業在焉、余足
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掀。心卿纔隔一溪耳、流潦
沸騰、亡端靡際、馬慄人寒、竟不得前、父之輿卒擁至

髮際眉間挂溜騰虛津流不斷如鳫宕飛瀑寂無聲耳心卿故善病又秦法嚴衡石程書竊爲丞相危之已擁被而坐漸能矔呼不异常余心乃安坐客皆名勝譚至深夜乃卧

卧非

遊天竺山記

明　楊守陳

杭多名刹天竺爲稱首夙欲遊弗果成化戊子秋復過杭杭僧司都綱顧本源遣徒廣無外請遊時余友御史魏孔淵瀚出守邑余弟守阯赴會試守隅暨余子茂元應鄉試皆次于杭刻期同游是月廿有七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刹畫鷁隱見于松筠茭蓮之表鐘梵與笙歌之音間作令人耳目無少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里荷

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益深奥寥閴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風交鏘鳴而巳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陟岐靈隱寺寺静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南峰勢若飛舞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氷齒是謂冷泉澗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呼之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與山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杯翻經諸亭臺但蕪址耳中天竺荒寂

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啓櫝閱泉寳光奕奕射人僧爲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朶軒面石壁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綺麗喧囂雖濵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静潔之極宜其爲稱首也室中布觴豆談笑久之僧請留詠山中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爲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

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滯之以遲

余昆弟父子具在與傑友高僧同樂也耶

上天竺復菴記

宋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牀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圜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

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子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决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録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羨其後者而法師慨

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大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唐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皆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名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玄公儵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句吳有山水之絕境天

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咸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天竺寺詩引

宋　蘇軾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記靈隱天竺

宋 蘇軾

錢唐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遊冷泉亭記

唐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遯形春之日吾愛其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矧

又潺湲潔徹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
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
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
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
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
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
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重修冷泉亭疏

虎林沈守正

憶爲童子時足下不越鄉較讀白香山冷泉亭記至山樹爲幄岩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毛骨俱飛嘆何日得游息其下安知功名富貴哉更數年偶得出游恍如夙夢流連不忍別去今冷泉爲吾日用之物如匕間蔬肉手間筆札雖不厭之亦忘之矣殊不見有所開發而老鈍日甚于童子時甚矣余之負冷泉也雖然香山嘗東林唐叟云肯與冷泉作主一百

日勝于二十四考書中書彼高賢以月計之不得者余以歲計之而過此未之或知也余于冷泉似亦有徃因乎亭之初制高不倍尋廣不累丈今三倍之宋僧樂然所改作也或者以復古爲奇余謂不然唐時五亭錯出于山椒木杪之間制不宜大大則失點綴之情今四亭俱廢冷泉獨擅其勝小則不足以收煙月納涼煥亭仍今制是也亭重新于萬曆戊巳之間今復將圮敗棟頽垣風景爲殺余雖名有斯亭而氣爽不敢登水清不敢漱者亦年餘矣微獨余不能有

亭游者亦不能有亭將靈鷲亦不能有斯亭余之負冷泉也寔甚于是與性證謀新之度非百五十金不可證曰此亦功德事也余曰勿言功德山川臺榭自古高流勝人領之修缺舉廢政我輩事也必功德而始布金則一優婆夷矣

冷泉亭畫記

新安程嘉燧

曾生以此扇索畫，留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至杭，長夏曾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特往來焉。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曾生所餉酒特芳冽，適雨過，下至冷泉亭觀瀑，經靈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硯，及移茶鐺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薄大醉，徑起入寺，因惜曾生不共此，作圖貽之。其兀然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為薛蕙光。相向

斟酌者爲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臥者馬巽甫。爇鑪煎茶爲鮑谿爻。濯足仰觀岩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髣髴而人物意態筆法流動。衆客頗爲絶倒。遂命記之

古澗窪泉記

明　貝瓊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氿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塘時常游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泯然如驟雨之

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也

代石言

武林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嘗作謡以泣轉移大老之意旣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開闢之峯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旣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況貴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莅不容默

三也良醫對治有觸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割其贅疣而瘡愈葢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　萬歳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若

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為寵實異諸君以為石乃公
物疊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真不知石是雲根苟
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峯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
乃恐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
浮石今則窀掘心胷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侔艮嶽
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
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扛
捶似戈而似雨金聲累歲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
活剗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巳實不遺而墖利土人之

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坍長子項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警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已身富貴之由來乎巳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淫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怨而未肯顯靈靈鷲山王晛覩而共須特至我令冷泉終日湯湯相告而

貴人若不聞我等衆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
見必至崩我身絶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
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
心誓願頭存而與璧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
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　聖天子聞之伏願守
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内外
間鍾靈峯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
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
公言將無淸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illegible]

遊龍井記

宋　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錬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

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
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
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
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
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
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
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
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

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雪齋記

宋　秦觀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

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凡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玩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嗜幽尋而樂超遠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公

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洎然蕭洒人也葢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

遊龍井記

宋　程端明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巳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欝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

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欒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瀹茗復汲二盎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晩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沿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煙斷

續相望澗泉滮滮如故但太虛乃宵征則所不見者
怪石與西湖及炊煙耳元豐距今百三十七年矣人
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大息辨才結廬今
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
若曾若志時東家周叔向俱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宋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

不幸而立于爭地乆居而不去使人以巳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巳策杖而徃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朞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焜燿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淵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書過溪亭

宋　蘇軾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

西湖重修放雀湖心二亭緣起

西吳韓敬

修放雀亭宜逸人逋叟主之葺湖心亭宜靜姬良士任之崔徵仲使君曰三十年前物力尚盛。明聖湖一片恍從忉利天宮。移取金碧然事出左貂雖曰此中大功德主謂非業力締造可乎試觀第一橋頭斷碑殘贔遺穢薰天氣壹動志衰相之現不待今日始然矣孤山背後榛莽雀夢廿付沉寥游屧歌聲到此俱冷若天留異境以待吾輩摘蘅奠水呼蛻仙而與之

語者盤礴稍久感慨遽生迴橈出西泠望湖心煙靄欣然從之亦自與鷺鷗分席不與貔虎接踪故曰兩亭之葺皆吾輩事也嗟使君昔日以忤璫被遠幾蹈不測　賜環而後吏隱湖濱其貧殆過于老逋猶解其米霜之橐表幽餙異爲好事者嚆矢此邦雅流入暗香疎影之中出蘋波柳浪之外其成勝舉不待乞檀矣放崔位寘已定掃花作茵須還大雅湖心舊材可因更當掃除俗至稱[illegible]吾輩舉事若兩高南北琳宮臣剎金碧重輝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大有力人耳崇禎十

申上元日

孤山種梅疏

虎林沈守正

西湖之上蔥蒨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軍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徑西泠必沿湖水不似今從望湖亭折闌闠而入也此孤山之一勝也自林處士築爲隺妻梅子之地後世言孤山者若爲處士私有至今過之者猶唏噓憑吊不忍别去況徘徊疎影暗香

之下者哉。此孤山之再勝也。今無論華表之跡。杳不可期。即老梅枯枝。盡供樵爨。有王道士慨然復種梅以復之。吾友韻人吳巽之輩。相與慫慂其事。第處士止種三百六十株。山道士之欲甚奢。不千樹不止。蓋處士止日給其腹。而道士將遍給游屐之腹。宜乎其不止三百六十也。余請種梅之餘。更畜二隺。它日有能使其盤空召客者。是處士後身也。即請之爲山主矣。此孤山之三勝也。

李流芳曰。余至孤山吊處士之遺跡。輒誦清淺黄

昏之句而放寉亭左右遂無槎枒數樹令人可尋

香逐韻婆娑影下者良爲可歎

補孤山種梅叙爲吳興之作

繡水陳萬言

孤山僻在湖陰，無巉峰怪石，足以頡頏南北兩高之勝，而幽韻過之。逋叟種梅山巔，亦千古韻事也。往挂瓢戴笠之客，間向此作方外游，而游人停屐，戒勿入者二。一紈綃黛粉家挾歌兒踉蹌畫橋酒艦中，雅與地不肖；一舉子挾冊登場，詫以爲赤松青烏之侶，弗利於形家言而去之。歲癸卯，余始讀書山麓小軒中，聊破岑寂，諸君子自是多踵至者，哦哦聲歲不絕，而

余友巽之復爲低佪故址領袖勝因感桑棘之蔽墟懐寒花之蓓秀謀所爲逋叟續者美人高士點綴名山使吊古者無離離彼黍之悲一勝也山偎踈影之下可雪可晴可風可月烟蓑釣艇數武竭來不愁濟勝之勞無候嬴糧之果二勝也兩堤襍蒔多桃蕡梛絜爭緋鬬綠耳而雀亭遺種乃更有寒香臘蒂之奇傲不言之成蹊招如玉之廻影三勝也樵兒藺販無采筐伐薪之形山靈斧斤庶幾獲免四勝也山有祠以俎豆逋叟合鄞侯香山坡老而四名花効靈而後

覽眺者其有興乎、辟穀神仙、仿隴西之霞舉、登高大夫、鬪蘇白之風流、豈獨爲一逋叟生色哉、五勝也、余結監茲山久矣、歲一至湖上、未嘗不躡屐岩扉懷企遺勝、恨未及與桂叢蘭譜、恢數百年沈劫之緣、幸有巽之先之、異日畢尚平婚嫁、謀築一楹于梅花塢中重修千古韻事、當不啻囊圖五嶽矣、癸丑夏日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重建放鶴亭記

雲間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摶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眞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葬於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

漸漸爲朝野所物色粟帛軒車責相望於岩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於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隺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隺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於功令埋沒催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臞誰暇過而問焉吾曾蘇西泠策杖訪之遇老僧叩曰揭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庵

湢安在曰久蔓荆蓁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閣於羣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謙構亭亭圮而李端李鉞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郡人于晃沈恒種梅繞墓陳子安送一隺爲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隺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眞孤隱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于此中者非恨其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璫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番爲毒霧腥烟雙隺有知必且嗤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羶不及爲

幸。一朝璫敗往時上大夫喪心塗面稱功誦德者。亟欲仆穹碑剷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崔無一存而闔圍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氷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崔亭於暗香踈影之內。直將湖山邇年之遺穢。蕩滌而厥除之。雖謂崔使君爲和靖招魂可。爲和靖招隱亦可。爲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復留以遜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鐺逮至淮四日聞

熹宗晏駕得生還
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
快心於使君將無邀蘇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嬉於
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籠隺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
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子殿生徐仲交陳則梁顧霖
調汪然明吳今生在皆隺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孤山石壁法華經記

唐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

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縉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

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
觀睹白惟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
白耳由是僧之徒謀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
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
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
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
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卽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
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
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

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賜紫金袋元稹記

孤山慈社記畧

明 曾鳳儀

孤山之有寺自智圓法師始也師傳天台三觀於奉先源淸禪師每嘆荆溪殁後微言墜地於是作十疏通經自號中庸子而學人尊其疏曰孤山師遂禮此孤山也白樂天有回望孤山寺詩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宫在水中央又孤山寺遇雨詩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則寺據孤山舊矣師示寂歛以陶器瘞之後山歲久積雨山頹啓陶覩師爪髮俱長齒若珂雪

謚號法慧後有司移寺山北併塔遷爲今之瑪瑙寺卽孤山瑪瑙院也以崖石類瑪瑙得名寺遷而故址幾墟殆數百載矣近大中丞省吾金公嘗建 關帝殿以報夢中旗鼓之賜郎君季眞集諸善友理胔掩骼爲慈社會于殿之右藉 神力護祐庶行之久而勿替也然守祠而董其事者非僧不可則于其後樹禪堂以居薙草除礫而梅花石見郎故寺瑪瑙石也靈跡淹沒一旦昭灼不以屬他館舍而屬之禪堂豈孤山有靈欲還我孤山乎哉

今寺左更起竹閣虛敞蕭寂高流逸衲墨客翰卿

恒賦詩結夏於此而季眞風流儒雅可想也

結廬孤山記

秀水馮夢禎

居士得地于孤山之陽北際山陰不盡五之四而面大湖地凡一牛鳴許登其巔如青虬偃卧鏡中羣山西來分而爲二層疊環繞又如百千姬姜整容待幸東南之缺則江外諸峰與雉堞掩暎相補足稱湖山最勝處古之樂此者多矣而遞至余余敢負諸迺以癸卯春仲就竹結廬二重先成者曰青巖居中爲堂左右二室卧榻在焉前闢廣庭後半之俱植芭蕉敝

北扉則巖石亂松青翠溢目前庭留舊竹數竿不芟待其生孫又埒桐二於竹西稿其一甃其中丈許以容露坐則青山出於屋角高樹映接使人意遠青巖居之前曰晚研堂徙舊而青黃之廣不盈念肘縱半之庖湢附焉前亦爲廣庭埒梅三其一幾稿而甦蕃續廬東南皆竹也而介于桑守者利桑薄竹令瘠而生花余起以湖淤今歲生孫時多翠色蕩衣裾又飽竹萌至今不盡竹之西南有桐一章大可合抱扶枝修榦能障夏日實落幾滿斛此余園中樹王也大桐

際池池不能亂去五月始栽荷月餘敷花結實芬馥撩人矣池之西竹少於東而盛於東徑而南置扉焉小令不通肩輿所謂設而常關者顏之曰慧業菴吾廬不啻成巳然坐晩研惟西南一隅受湖竹樹蒙密限以短垣所得無幾規以山半起堂則如引鏡自照其面湖山全收矣迺括木瓦參新舊材雜成之南窻北牖延風受月最宜消暑兩翼離爲曲室可通可蔽前甃石爲臺垣其左右其東磴而升上梁於去嘉平某日時積雪初晴命之曰快雪堂取晉帖快雪時晴

語但不如坡公繪雪耳又自卧樓三層附鬱金堂之右鶉兒舍其西南形家曰不宜迺議毀徙之快雪堂西損爲三層梯其後前綴小軒小軒之東啟北扉可通快雪二役嗣興而湖山窈窕遂爲几案間一物陰晴寒暑朝夕變幻蟫舫往來青騌油壁乍盈乍虛皆入余遊戲三昧中矣尚期起閣山顛撫青松坐危石表裏湖山一攬無餘而力未逮也姑俟之工始癸卯春仲落成於今歲甲辰夏杪工費若干初余以空手課工費作自嘲詩有經營煩匠石力短欲何如之句

水到渠成豈意有今日耶六月初九日眞實居士記

于白臥樓下之小軒小軒尚未名

孤山僕夫泉記

秀水馮夢禎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余得孤山于故人汪生因指六叢條中小低窪處微水如沫而不易涸曰此一泉也眞實居士因手自搜滌命兩僮子運去尾礫幾數石許下至石底中深如釜而西界以石板東爲隣墻所壓南以土阜臨其上浮沙朽葉時復易零尚擬一整剔之水寒洌以烹粲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與金屑六一同

一氣味但二泉俱在平地而此在丘嶺巔崖之間差爲勝耳參寥子有泉出講堂之下而名曰僕夫者此眞是矣此亦山中一快事因爲之記

六一泉銘

宋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子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子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

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

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虎跑泉記

金華宋濂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慈山樂其靈氣鬱盤結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徼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泉當遣二虎移來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趂行脚之句葢紀實也

參寥泉銘

宋　蘇軾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

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
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眞
身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閱古泉記

宋 陸游

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如不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果更出互見壽藤惟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眄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玉亭之内繚以翠麓覆以

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後之表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露雨不溢久旱勿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髮鬚而游塵墮葉常若有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不時恒鏡如也泉上有亭亭中置瓢而飲可濯尤于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美遠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當爲我記此泉使后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湮伏弗耀者久之而

閱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爲有媿其視泉猶有愧也幸旦暮復得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

嘉泰四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慧日峰記

武林虞淳熙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陳思恭搮一石負宗鏡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熒多屬貪狼廉貞當是湖擁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罘罳矣闍建塔起土而見磚磚中矩砥刻薝蔔云升頂則日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鳧錦塘蘇堤遊人如蟻蕭鼓隱隱聲如蜩螗而尾如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回視木末蒼鬱翠屏之外鳳山虎洞

青靄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紺石西引碧薏緗藕千房萬竅恍夏雲之奇米顛琴臺孫放鶴樊在其下

蓮花洞記

武林虞淳熙

蓮花洞藏居然亭後洞無頂直似屏風曲折可導人委宛入覩耳名以青芙蓉障子當是南屏洞房中物將亦壽師講蓮花經處而下睇亦見西湖蓮花其玲瓏峭倩即法華石頂耳鄰石一匝正類短屏列坐屏脚下同慧日之見傍多題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山人鶴田券

明 許相卿

正德十四年巳卯闌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歟歲汰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隣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檣卿

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遊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明　顧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間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群石蒙翳埋汩標見而秀弗逞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餼斬荆棘芟蓬蒿凡延蔓爲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蜿蜒石間因高卑爲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

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廉厲陳奇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叅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群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僚佐諸公林壑高逸咸來賞視又相屬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爲遊憩之所則跡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没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顛留月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卧翠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寒

椒於時僚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宋　蘇軾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塗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

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

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宋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故梅取以名堂。而歐記之。

南園記

宋 陸游

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湖西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爲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象剖奇葩美木爭列於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於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豆核下足以奏金

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邃深疑於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中獻王之詩句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閒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知容其臺曰塞問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稻因爲塲爲牧羊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采芳曰豁望曰鮮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眠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

望莫能及南園之髣髴者。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閒，中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於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累將相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踵踵也。迄至於公，勤勞王家，熏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於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加哉。或曰上方

倚公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
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
之忠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
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
公之門才傑所聚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
又已掛衣冠而去則庶幾而無諛辭無侈言而足以
道公之志與此游所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大夫直
文華閣政事賜金紫魚袋陸游謹記

翠微園記

歸安茅坤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並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並名山大川。飛流巉壑。非可朝夕宴遊者。況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故其一時帝子皇妃。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層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

芟之洲凫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最天下矣。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蓋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凝之一切烟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

梁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蹺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戞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穉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頹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烟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

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峰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逶迤。遠者三十二十里。近者五七里。三四里。當其河橫月映。烟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若掌也。予迺啣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郤若迎。若濃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

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嗟呼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
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則又盡
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美。而茲園也
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巳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
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構樓臺亭榭則巳
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